

未寄的情書

著者 鍾敬文

上海 尚志書屋 出版

1929

未寄的情書

著者 鍾敬文

上海 尚志書屋 出版

1929

1929, 7, 20.

版權所有

實價大洋五角

代 序

嚥住！我們眼眶欲汎的淚流？

咽住！我們喉頭欲吐的哀詞！

讓眼前俄頃淒涼的沉默，

互訴了你我漫胸難形的苦趣！

不用怨天，妹呵，更莫尤人，

我們只嘆息着彼此的生不逢辰！

任幸福之神振翅飛掠過身旁，

祇好各緊閉着眼睛，暗暗心傷，

並不是彼此全沒有衝鋒的神勇，

似乎聽見誰說，前路也正一樣虛空。

我們厭倦，我們尤其哀愴，

昏迷跌倒，同僵臥於這途中！

這樣野性難馴，却又這樣委婉多情，

天生呀，我們的身心合裝盛着苦痛！

也好，就束着手兒倦教冥神去安辦，

橫豎擺脫不能，叛逆也歸於無用！

——一七，六，一，夜作。

八月十四日

弟弟，現在我們真的將遠別了。在最近三四個星期中，我們雖然沒有以前那樣朝夕談笑之樂，可是，相隔還不過數百里，音書長遞，問日可通，脈脈寸心，尚不覺太飄蕩於無際。如今呢，你定於日間決然南渡，自是以後，豈特把晤很難，即書函來往，亦跋涉稽延，儘夠我這急性人的焦心期候了！

本想再一度到香港，和你作個這次南歸盡情的握別。可惜我這刻手頭錢是一個沒有了，

又怕到了那里，像前回一樣的，只容我們迫切地作最短時間的唔對，甚至連這最杳薄的一點幸運猶不能得到。那末，我一個滿抱熱望而去的心，將怎樣的全載着淒涼的味兒以返！弟弟，我想到此，我真鼓不起進往的雄心！

弟弟，你此刻病體已回復了固有的清勝吧？我默默地祈禱着，一切偉大的神明。都應得鑒察我誠懇的腦懷，賜予你以無上的幸福！

你今天信上說，幾天來不接到我的信了，以為我也許一樣病着。請你遠惡念慮，我雖然愁苦地捱着日子，可是病倒尚不至於。三數日來，給你的信，約四五封，怎麼你都不曾接到？我免不了懷疑着：你的家人，不但要禁止你讀書寫信，也許連我寄去的信，都要暫時收藏着不讓你看呢。他們若果這樣做，自然全發源於對你的好意，（他們怕信兒會亂了你的心懷）並且，我也有點這樣希望着，為的那中間有一二封，裏面寫的全是一些使你看了要傷心的話。可是，他們藏下了，你接不到我的消息，反而要寂寞，奇怪，甚至

憤怒我的寡情，那麼，對於你的病體，倒大大不利呢！

幾天來，天時陰雨，氣溫略低，頗有初秋風味。你是怕熱的，我回想到一月前，你在此時，天天那種因炎暑而焦躁的樣子，不禁好笑起來。你說過，冷天也是你所怕的，可惜今年冬天，我無份在此看你為寒風所苦的另一種模樣兒！

弟弟，現在不能天天給你寄信了，但我每天思懷你的心情，將怎樣消洩呢？我想，每天只好騰出一二點鐘的時間，把欲訴語於你裏的衷曲，記落在這冊小簿裏，等待全冊的紙張寫完了！才給你捲束起來，寄到你們那迢迢的南島去。讓你在飽啖榴蓮之餘，輕衣木屐，斜坐於棕櫚樹下，一頁一頁翻展着，忽而粲然欣笑，忽而悵然出思，忽而嚶然啼泣……在南國特有的溫風中，你為了書中苦樂的情思，變幻着你少女種種不同的顏容。

夜不早了，再談吧。

八月十五日

弟弟。昨宵苦悶地給你寫了兩頁紙的話，現在一回着，覺得其中的語詞枯窘極了，你驟看了，也許要懷疑着不像我平常的手筆呢。

你今天沒有信來，大抵是在你伯父家人監視之下，要覓空書寫，很不容易的緣故吧。不呢，那麼，就是因為你明天要走了，日來正忙着收理行裝，來不及執筆閒談。弟弟，說至此，我又不免想起你在此將行的前兩三天，我心緒闌珊地幫

忙着收拾書籍衣物的那些影事。有一回，我正在房里替你整理着東西，你的弟弟跑了進來，他瞪着眼看望了我們，一句話沒發的站在那里，我心里癢癢然，怪害羞的。弟弟，你也記得麼？現在你在整理行裝時，雖然儘有弟妹們可幫忙你，但聯想到我，或禁不住戚然吧。

弟弟，猶記臨別的前宵否？我們從一家酒店吃了飯出來，你說要到中央公園去走一趟。你對他們的稱詞，是因為自你到廣州一年以來，從不曾到那里去過，現在要離開了，須得去逛個認識。這話，自然有一些理由，其實，弟弟，我看你的意思，倒大半在要和我在未走前同痛快地逛逛。可惜那兩三天內，出去或在家，都有他們環繞左右，使你我說話都不盡情，真夠冤枉了我們拉？再說那晚從公園出來以後，便回到你的寓里。你猶含酸地忙碌着理你的行裝，我呢，心中已悽黯到極地，可是嘴里一句話不能說出。我暗暗的埋怨着他們，——他們難道一點知覺都沒有麼？到不想像你我內心的淒涼，怎連臉上的特

樣的陰沉都未察覺？一個短短的臨別前夜的幾句鐘，竟儘在如此人語喧嘈中默默地消去。回憶呵，這是多使人不感怡悅的回憶！

今宵，弟弟，今宵你的情形是怎樣？我呢只在把過去的舊事，零零碎碎的回味着，當作人間一個惜別的晤對！當然的，這樣畫餅充飢地的情形，要比前番真的晤對着，更黯然得多多了？

今天友人黎錦明君，從上海寄來了一信，中間有些關於我們兩人的話，摘抄在下面讓你看吧：

你有這麼一個愛人，真使我五體投地了！如果她能和你結婚，你至少不要花一個錢養活她，專心做你自己的事，將來還怕不成大名？啊哈，你真是天之驕子嗎呵！我的女友真不少，但沒有一個中意的。她們都是一些上海灘流行貨；她們來將就我，一則是爲我的名，一則是因爲我是黎明暉的親叔叔，再則因爲我住在儉德會大洋樓裏，以爲我有錢！但是，她們完全

是迷信啊！我們的名是她們所不瞭解的；我的窮，也是她們所不知道的。如其她們和你的愛人一樣愛我的「窮」，那才是幸運了！唉唉，像你那樣的愛人，不知廣州還有沒有，如有，請你介紹一個給我吧！哈哈！

弟弟，你看到最後幾句，要不感到驕傲而「哈哈」的笑了出來麼？

自從前月你將走時，給你寫了幾首舊詩以後，直到半月前，又在無意中寫了那首月夜寄懷你的短詩。最近兩星期來，簡直連一點詩興都不見浮動，更不必說到寫作，——雖然口裏却沒有一天不吟誦着別人的詩章。今早，正在思念極迫切之際，却驟起了動筆的興趣。弟弟，你往下讀吧，那就是我這寒酸的店主的自白！

我越想，我越慚恚地不安，

姑娘，你看誰個店主會比我寒酸？

應時的貴重的貨物一無所有，

僅存的，呀，那是很微薄的一點！

青春，是人生最高貴的菁華，

我們曾沒有過，臉上醉人的明霞？

可惜你我想逢是太晚了，

時光巨豹的饒吻已整個地吞噬了她！

要使生命加倍榮華飛躍，年青人

誰不抱着一種籠罩寰宇的雄懷？

我也儘有——那滿腔豪橫的意氣，

怎奈早消逝了，只悲哀下猶躺着殘骸！

我壓根兒就沒有所謂驚人的天才，

雖然小小的慧心有時總閃爍着在；

生計迫勒得我把一切拋荒了，

稚弱的一點靈機，也都在困頓中掩埋！

姑娘，我一切都已是無有，無有，

只剩餘的一縷熱情還在心頭殘燒！

這點僅有的貨色，你好好收下吧，
別人不會要，我也再不能給她了！

弟弟，我希望你能夠在這些拙劣生硬的詞句中，領略到我一點睜睜於你的誠意？那就儘夠了！你雖然十分熱情地希冀我向創作的途走去，可是我自己總不敢想做個作家。我的想像是希有的貧乏，技術又這樣的疏陋，儘管前後算來，已是十年學詩，恐怕曾子固終無有詩名呢！

在此，遙祝你眠魂安謐！

——夜，——句半鐘。

八月十六日

弟弟，像排定了的課程似的，現在又來提起筆給你絮談了！

今天上午一連的接到四封信，中間就有兩封是你的。你的信，是在同時交來的，那個當兒，是午前十一點多鐘，我正困倦地躺在床上看某氏的文學論。剛剛看到書中引用美儒 Moulton所說詩歌，音樂，舞蹈三位一體論之處，老媽子便持着你的信走了進來，在未接過手時，我已猜

想是你寄來的。果然，一看到封面的字迹，便證實了，並且兩封都是。我用小剪刀先剪開一封，那是十四夜寫的，後面黏着一塊膠紙的四寸全身的相片。這時，很自然的，看相急於看信。在細細的端詳了一回之後，我覺得你近來是頗清減了，也許比我半月前到港相見時，還更瘦了些呢。弟弟，是憂思毒傷了你呢？還是身體上偶爾失和所致？相看過後，接着便讀你的信。可是全信已念完，卻不見一句提及我前幾天所寫那些使你看了嘔氣的信之話，我頗不免小小的詫異。後來再看第二封，（十四日午寫的）方才明白了。

弟弟，你說中國官員故意擺那些臭架子的話，使我讀了又感傷，又憤慨！中國的官吏，真是一種寄生蟲，於民衆有百害無一利的。他們不但拿民衆的錢，擺自己的臭架子而已，他們簡直拿民衆的錢，還要生致他們於死地呢！滔滔者皆是也，要說冤枉又怎麼說得盡！

「一會兒悲痛，一回兒快樂，近來真有點像

戲台上的優伶，忘了自己似的在表演着光怪陸離的戲劇。」弟弟，豈特你一個人如此，我啊又何曾不然？其實，這就是愛的神祕的播弄，若沒有這些壯闊的波瀾，想愛的皇宮也怕沒有那麼瑰麗深沉，耐人尋味了！弟弟，我雖然參透了，我却没有想到解脫，這正如我知道人生是永遠受欺誑於幸福的幻影的，但我却仍願自製美麗的幻影以供自己的追還。理由很明白，因為我不能夠不生活！

千萬請你勿再說那不能自怨與自冤的話，因為如此又要促起我躬行良心的責備之一幕悲劇？我之不快，不是要重添了你的苦楚嗎？弟弟，你想想，我們現在是這樣一絲休戚都關連着的呀！誰叫我們來得這麼親密者？想只有天曉得吧。

你說，駛往新加坡的船，是今天正午十二時開行的。大概，這回你是沒有什麼攔阻地真的走了。那個時候——正午十二時——我正在床上反覆地看看你的信，凝神一想，又令我記起一月前在